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Gray Scale

C

Y

M

Kodak
LICENSED PRODUCT

76
1395
24

柳橋新誌

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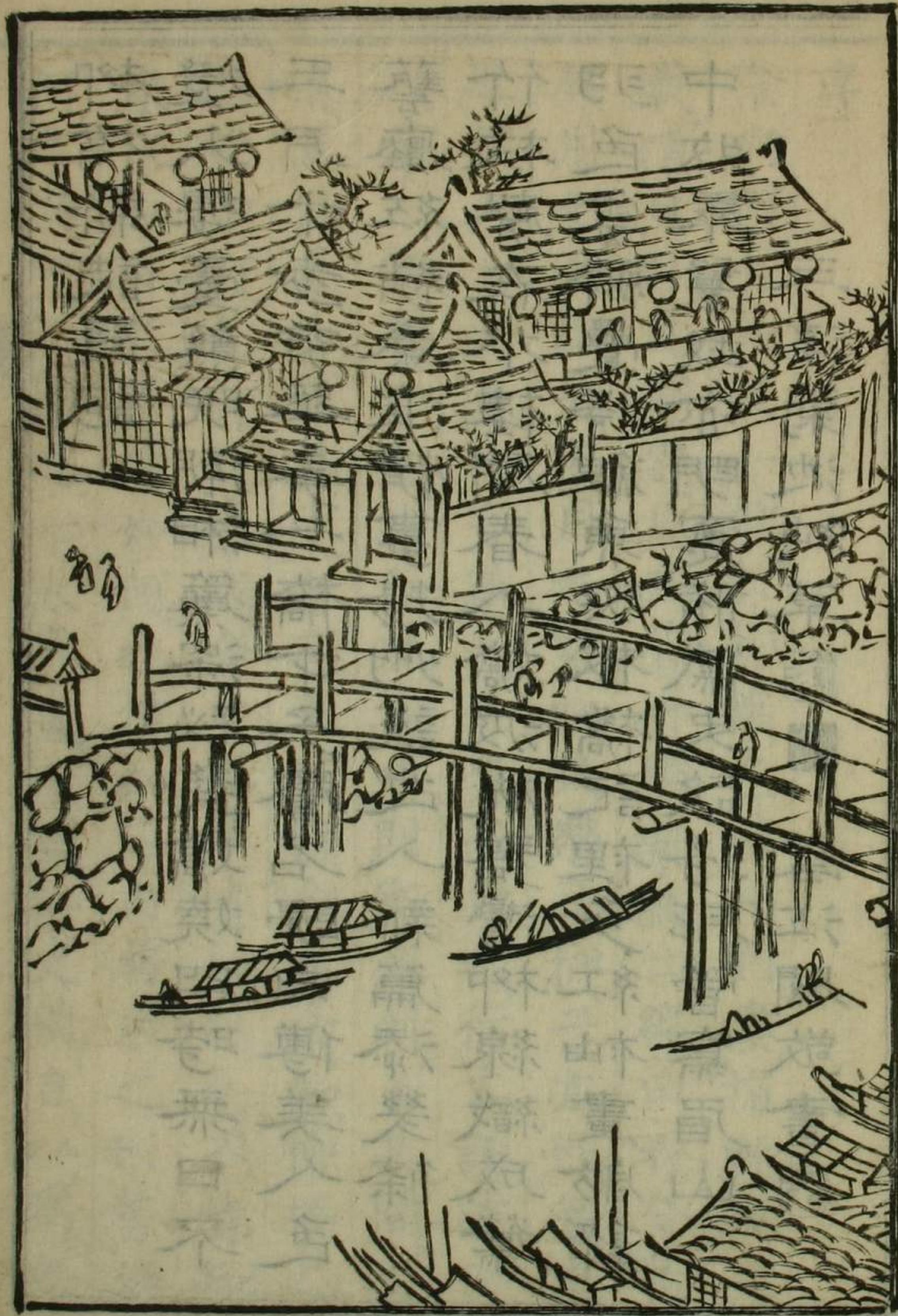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門 328
編 1395
卷 20



成島柳北戲著
柳橋新誌二編





真景所見 斷空宮



柳橋新誌題詞

燈火樓臺蘸晚潮，湘簾深處笑嬌嬈。四時無日不
三月十步有華爭，一橋才子聲名歸白傅，美人色
藝廳紅綃秦淮情事揚州說，也入新篇添幾條。
竹枝聲在水樓間，春入嬌波洗碧灣。柳線織成鶯
羽色，雲鱗疊得鯉魚斑。橋記裡多紅袖，畫舫錄
中收翠鬢。我亦明窻脩儻史，欲將彤管寫眉山。

三溪菊池純草



雪江關敬書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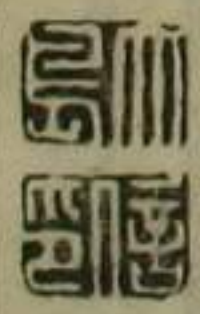
余與何有仙史一飲於柳橋，巴樓而別。僕指既經三
載，頃日仙史郵寄其所著柳橋新誌二編，曰：我今為
無用之人，故著無用之書，以自樂耳。抑子亦好無用
之辯者，盍為我一言題之。余受而讀之，行文諧諛，使
人嘻笑而不可已。然細玩其味，則寓諷刺於其間者
有焉。捕感慨於其中者，有焉。不特令讀者知柳橋之
遊趣如何也，併知東京今日之事情如何也。不特知
東京今日之事情如何也，推知海內將來之形勢如
何也。其可不謂之一太奇書乎。然仙史固自以為無

用之書而世之讀之者亦必以為無用之書則謂之
一大無用之書亦無不可也仙史才銳學博而不肯
檢束任意而行世或識仙史之才之學而未識其志
操卓然其事業亦有可稱者也仙史往歲失職于泮
林窮卧于家當時人皆輕視之龜崖相公獨竒其才
舉而用之仙史將于陸軍也思威兼行雖悍鷲之士
皆服其制馭至若三兵習泰西之法一新其制則仙
史之力居多矣當幕朝之末帑藏空竭仙史統轄金
穀之權內外費用畢給而海陸將士亦賴而無饑色
矣仙史亦知生財之道歟戊辰變後仙史致仕而隱

于市放逸自汗然視其在窮阨困感之地襟懷爽然
毫無憂色其亦有所過人者非耶噫仙史抱有用之
材而自棄著無用之書以自樂者其情豈不哀乎雖
然仙史棄其有用而樂其無用者仙史之所以為仙
史也余不得不為讀此書者一言之而仙史視余文
必唾而曰老奴饒舌又復以無用之辨俗了了我書則
余將甘受其唾焉

明治辛未暮春碧雲山人識于芙蓉峯下僑居

六十老人堯田大島信書



柳橋新誌二編



余曾著柳橋新誌，距今既十有二年，當時自以為善記其新，而讀者亦或喜其新焉。爾來世移，物換柳橋，遊趣一變，而新詩亦既腐矣。德川氏西遷之後，東京府內朱門粉壁，變為桑茶之園，者不鮮。而柳橋妓輩，依然不失其業。操管絃，馳逐于風流場中，比諸幕吏鬼脫鼠伏，而偷生者，豈不優哉！蓋王政一新，而柳橋亦一新，而未有好事者，記其新也。聞頃日有偷刻我柳橋新誌。

者而風流子弟多買讀之余慨方此維新之日
讀彼既腐之書也作柳橋新誌二編

慶應以降百貨之舖皆耗其產之半而割烹家獨擅
潤屋之富者何也府内人口減其半而遊客倍其數
之故也人口減而遊客倍者何也人人樂王化之
美而不為後世子孫之計獲一錢則食獲一楮則飲
故也柳橋酒樓皆殊勢於往日河長梅川爭盟于橋
之南北萬八亦將一振衰頹之氣龜清柳屋拓新境
于新柳街而旗幟添色蓋新柳街抹築一成而柳橋
繁華益加焉太中村船宿有中村故土人呼此樓云中大中村災後起一

大巨閣稱霸於水東而柏屋青柳亦修繕而竟雄若
深川柳光幾稱大橋皆以蘆制勝有信亭之友白髮
松中菴之小環蒸共以奇鳴柳升之以甘味啗客則
託其甘而免其苦也余知其味故不欲飲其醜也各
樓競華鬪美冷熱互換而巴屋興於其間頃年各樓
氣燄徒熾動華其飾而不美其實貴其價而不用意
于客者多矣若欲耀豪華揮快則宜就中河龜柏梅柳
之樓而飲若論割烹之真味則二州之樓無出於巴
屋之右者巴屋之叟可謂今之易牙耳余方春風秋
月之佳候酌于二州之樓者有年而未見賓客之盛

如今日、建築之美亦如今日也。蓋非有使之為這盛
 美之人、安能得如茲乎。余謂方今、權貴皆孟嘗而容
 皆馮驩、歎何其爭求食之美也。而柳橋諸樓、不特春
 申平原之徒、珠履寶劍而至、寔使齊楚燕趙之主亦
 親枉駕於其門、噫亦盛哉。

四區之船宿、亦有浴革其於表街也。尾本竹屋鎖戶
 而三河系中、村代之新上、總亦改稱松葉其於裏岸
 也。福吉去而丸屋出、馬新若竹移家于故柳橋而米
 澤街之播磨變為翁屋、其他雖貪富冷熱相移、皆仍
 舊貫而升、田伊豆鈴木三家盛鬧、猶冠于四區。夫酒

樓船宿雖不異趣于曩昔、而酒散之費舟舫之價皆
 四五倍于十年前者。因金貨濫惡、而楮幣代之、耳固
 不足為怪也。或問仙史曰、當今柳橋之妓大小二百
 餘名、殆倍于古、而船宿酒樓獨不增其戶、各家聘妓
 之多寡、照諸舊簿、則亦相伯仲者、其故何也。仙史曰、
 柳橋往日之妓、無姿色、則有技藝、無技藝、則有才識。
 三者無一而與婢子同致者、甚希矣。今則否、無姿無
 藝、無才、徒粉其面、錦其身、而是妓之稱者、十之七八
 不啻有眼之客、鄙而遠之、雖儉父痴漢、亦或疑其妓
 而不效、故揭名、月餘、味蒙一招者、往々有焉。故雖妓

藉日殖而不使各據能倍其利也蓋頃年商賈罷弊
 間巷失產者無數皆百計求活故女兒鼻目稍具而
 彈得宵待曉怨一曲者爭入妓藉是妓而不妓者日
 殖之原也夫無姿無藝者自知無由于獲客故濫轉
 巧術唯利之視其風一播雖中等以上頗有名聲者
 亦漸染其習噫柳橋聲妓之風一壞而其醜不可言
 也然則柳橋雖加其盛於往日而其實可謂大衰者
 歟抑客亦有罪焉不知遊戲有其道不辨風流為何
 物沈酒耽溺不問其為妓與不妓喜濫轉以為戀已
 信巧術以為愛已者甚多偶有淑良而不輕浮能存

柳橋往時之遺風者則皆罵以為痴頑不解事之老
 婆夫客而如此則安能得遇妓輩之日趨淫風乎哉
 往昔北里雖盛柳橋雖熱未聞有名公鉅卿一遊以
 嘗其情味蓋文政天保以還幕府禁網極嚴雖麾下
 之士遊則有譴天朝矯其弊故小過舉賢才正其
 大綱修其大典如擁花抱柳瑣末之事釋而不問故
 駟馬高蓋有時而三顧蕪小之家彼公子王孫在深
 閨中畢生不能入狹斜之鄉者一朝放縱任其所之
 若野鶴出籠而飛洪水决堤而進其快可知也校書
 幫間捧媚而來朵頤而候一酌百金一彈千金真是

一曲紅綃不知數者夫通下情解人事者莫遊若也
貴介搢紳寓深意于遊戲以察閭巷之情態則於為
治不為無益且若泰西諸國帝王同遊于民庶若花
旗聯邦貴賤不殊等皆是所謂文明開化者頃歲本
邦日除舊弊力新政教可不謂美事乎雖然徒以酒
樓之遊娼妓之樂為文明開化之道者余不肯左其
祖也

某候酷愛某妓情不啻膠漆余兩識其人而兩忘其
名侯將歸其國不堪眷戀之情發駕之日竊命侍臣
寄書于其妓々々讀欲絕箴諸其懷旦暮不釋珍之

如拱壁余一日偷讀其書文曰

愛卿別後無恙否孤自別卿之日情思恍惚卿之
容姿常彷彿于目卿之私語每往來于懷綿々之
恨不知有絕期卿其察諸畫則揭卿之寫影夜則
誦卿之手書孤身雖與卿離魂猶在卿側墨水之
遊二州之宴回顧一夢悽然愴然卿其察諸相衣
一領此是家制雖重臣所不輕與者孤以卿之故
壞制贈之請秘而不語人至囑々々且孤有關心
之事竊恐雲雨長留痕態蛇或入夢若然可投書
侍臣速々告知孤來歲東行必贖卿身作離宮以

偕老弄嬌絃于高閣泛遊舫於曲池豈不樂乎孤
誓不渝此盟卿其察諸情緒不悉只此寄知

慎名不具

余讀了不覺潛々涕下也樂譜所傳在納言謫居須
磨浦鍾情于松風村雨者其事雅雅其情悽惋千載
之下聽其曲觀其舞猶教人愀然催泣近世風俗薄
離人心狡點斷無情事肖古者也今讀此書宛然有
古人情痴之風何其思之切而哀也余好觀演劇每
嘆賴兼高尾之事三一刃渭水流血何等殺風景
寔不可與此侯之情事同日而語焉

有新哇曰一六休暇大張宴蓋一六之日倣泰西日
曜日之制各省皆閉官員休沐或設盛宴或泛遊舫
酣暢以慰平日鞅掌之勞妓輩每侍杯杓不特識其
名姓邸宅併知官爵之高低俸祿之多寡如職員錄
官位表靡不熟諳一日余飲某樓隣席有二妓待客
甲語乙曰卿宜設一大牢以饗乙曰有何緣故甲曰
聞情郎頃日拜某官即是奏任第一等俸超三百可
賀可賀大圓之錦繡丸利之珊瑚唯卿所欲大牢々々
卿宜介福乙掉頭曰否々彼雖進步于雲途其實
因阿諛而得膺肩誦笑雖妾所慙且彼性鄙吝出遊

之日於舟千箱奴不投一楮動使人割肚以拭其醫
 况彼舉止倨傲每婢視人寔不可忍縱令彼自賀於
 妾何賀乾魚一串亦不欲買姊其諒諸且姊不聞乎
 裏岸校兒擒山手大將玩弄三月償了宿債三百圓
 真是強腕後生可畏者妾常謂真情要情假情要利
 若要利則宜擇較任以上否則知事華族彼奏任判
 任雖貴未足以飽吾曹之腹焉言未畢樓外有人高
 叫曰三劇俳優給金表妓忙呼箱奴曰榮叟請買取
 彼官員月給表來

一書生入學校頗通英語一夕飲柳光亭上與妓言

半用英語妓曰郎君獨識英語奴輩不解是甚無趣
 願教奴以英語書生意甚得曰卿才子卿才子若學
 之數月必為大家僕於英語無所不通不知卿欲所
 學何先妓曰儕輩相呼用常語似無風致願郎君先
 教以奴輩之名書生曰妙々妓問阿竹曰蠻蒲問阿
 梅曰吸唌問阿鳥曰弗得問阿蝶曰洒字應答如響
 妓又問美佐吉書生俯首百考不得又問阿茶羅書
 生益困拭汗於其額曰今者僕不携辭書近日將懷
 英語箋一部來以答卿等百般之問
 金銀注銅多而物價騰金銀變楮而物價逾騰矣而

妓之身價獨同于往昔故纏頭不得不倍於古也方
今客之投大妓二方為下一圓為上雖小妓亦在一
二方之間若或遵舊制投妓以一方投奴以二銖則
皆罵其吝夫百物之價皆騰四五倍妓等衣食亦不
得不然則纏頭獨同諸往日豈理也哉若以吝為智
則不如不遊也妓之獲纏頭于客盡付諸鴛母之手
則非復我有故偷攫以充私費三而攫一五而攫二
雖真母子不攫者鮮矣有一雛妓未熟狡獪之風一
日聞先輩之說始悟攫之妙急攫一楮而歸鴛母性
聰察家無匿楮之地千思萬慮忽生一計認樓簷少

壞處竊插楮于板間自謂神智妙算真是萬全之策
一日驟雨乍晴雛妓在家鴛母出浴妓欲出楮買餚
挾屋板引楮々濕而中斷妓錯愕失色偷持其半片
問隣嫗曰一方楮中斷猶可值二銖否聞者笑而憫
之

某藩武弁數名置酒于某樓般核排列絃歌沸騰興
太高氣太旺隊長特令招所愛之妓不至屢促諸樓
婢々曰令寵今日陪客舟行歸期或慢公宜擇他隊
長怫然按鐵扇而曰西京之妓若遇狎客之招則辭
他席速々來侍柳橋何獨無律如此婢曰東西殊風

異俗且柳橋校書或有私事而不同下西京之公然不
 忌也隊長怒氣勃發大喝曰賤婢何多言失敬失敬
方今取巨盃擲婢之面上一誤中燈臺鏘然一聲盃碎
 燈滅婢愕而逃隊長將執刀追之衆皆吃驚壯腕遮
 前纖手抱後且慰且謝震雷漸收怒浪僅定婢脫而
 到厨下語庖丁曰當今之客多是狂暴使酒吐無道
 理之論或擲碗碟或拔刀斫柱每使人憤悶不堪酒
 穀價加其二三分而奪之未足為快真是被髮夷人
 可攘可攘仙史氏曰太平久矣則士風怠惰干戈之
 後士氣自壯戊辰以來殺氣未平項莊項伯動劍舞

于青樓亞父雖老亦時怒而碎玉斗其勢難當近來
 酒席有新法獻盃于人多擲而送之其掌上李太白
 挑李園序云飛羽觴而醉月當今士人好古者多所
 謂新法亦取典故于此飛字耶蓋飛觴飛盃古則古
 新則新奇則奇達則達畢竟生破額傷眼之變所謂
 器亦易碎者寧如下常禮而獻酬哉余聽諸老妓焉
 一妓按絃而歌曰其章桐及菊此是官家章客聽而
 嘆曰廣哉熙々乎曲而有直體其天朝之德乎比隆
 于周文而有大雅之音妓又歌曰其章洛陽花此是
 權郎章客不憚曰權十者俳優也俳優者乞食也卿

以乞巧一與 天子並歌何等不經妓徐答曰君不知
 歌曲之事乎妾聞秦消桑中者民間淫奔之詩也聖
 人採而列之雅頌之前君不答聖人而答妾何等不
 經且君不見大友之章乎與薩侯一樣夫薩侯者三
 藩之首而天下之所畏也然未聞薩侯令大友避而
 變其章也薩侯不怒于俳優而君獨怒于妾何等不
 經客報然而退仙史氏曰頃歲柳橋之妓私於俳優
 者多而與角觝者私者亦不少矣三代吉之於訥升
 小花之於田之助阿季之於高見山同成其志者也
 千古委身于相生而死相生為之哭十日夫俳優者

粧飾塗抹艷麗之姿婀娜之態與女子一般妓輩眷
 戀思慕者固不為無理若夫力人狀貌魁偉筋骨鐵
 打有如雷公者有如夜叉者而與俳優同為紅裙之
 情客余大怪之蓋有所謂四十八手而善擒之耶抑
 亦如相撲膏藥有粘着力而然耶余將問諸西洋窮
 理諸先生矣
 兩雛妓從混堂歸手携炒豆一囊且嚼且步甲語乙
 道妹昨值可怖之事乙道何甲道昨陪翁屋之客遊
 墨陀拾翠而嬉乍見斷髮士人二個各騎大馬來其
 疾如風象皆回避妹狼狽殆為彼所蹴賴喜介翁之

援僅免可怖可怖乙道可怖哉頃聞天王橋畔騎人
 踏殺一姬眼睛迸出騎人烟遁而不獲可憎哉自拭
 其日祝道鶴龜々々女見ノ甲道方今騎人何故無律
 或跣而騎或履而騎有執傘而乘者有懷手而乘者
 奇々怪々與曲馬一様且馳奔電馳不叫於稠人中
 而過何其無狀也往日觀公子之乘馬整々肅々可
 謂真士人且今之斷髮狀與夷人一般可憎可憎乙
 道妹家有春畫本三冊阿姉秘而不示昨會阿姉不
 在妹偷覽一過中有標致如訥升者有獐惡如仲藏
 者其髻如鼠尾者有馬如糞船束藁者有馬然徹頭

徹尾不見一個斷髮丈夫與女子寢者妹竊斷髮
 人不嘗幹好事歟甲道胡亂休說卿不記乎佳節之
 客亦斷髮頭顱彼甚淫洩衆姉皆厭馬妹謂斷髮人
 比諸平人却是好色與劇場所扮法界坊一様湊屋
 斷髮之客亦是可厭的動迫人剥裳可厭々々嫩舌
 弄滑喃喃葉々乍見囊底綻裂炒豆霰送甲錯愕道
 叱壞矣乙道此是罵斷髮之罰哩
 妓而有夫猶酒中注水其味薄而不醇妓而有兒猶
 酒中加糖其味重而不冽往時妓之孕者皆懷羞作
 之心有尋藥打胎者有從良脫籍者頃年風習一變

妓等產兒與人家一般多倩乳母育之賓客席上亦
 公然話之恬乎無愧亦怪也哉一妓既孕有狎客十
 人不審其父為誰乃招一客告其孕客曰卿擁數客
 何獨目我又問一客答曰卿擁數客何獨目我歷問
 十客答如出一口妓甚惑焉乃禱清正公之祠曰妾
 有娠而不識其父願神誥其人清正之神夢見而曰
 汝有十夫均同枕席神亦不辨其主為誰汝腹內之
 兒當自識其父汝其問諸妓醒而悟夜深無人妓盥
 漱焚香坐而撫其腹俯而窺其陰從容語曰神有命
 使汝語我以汝父之名汝其告其實忽壯裏有聲曰

阿孃何疑阿孃有十夫兒體則係十人協力所造一
 人造首一人造腹有造胸者有造背者兩人造兩手
 兩人造兩脚臀與陽莖亦各分造之故兒父有十人
 也豈得歸諸一人耶而見之十指別有造之者阿孃
 忘之耶誅入阿孃之室而徒染指於阿孃之鼎者往
 往有焉是吾指之父也
 一妓長于口短于才人皆命曰饒舌兒又曰無眼娘
 一日與眾妓侍某公之宴酒闌妓從容問公曰聞公
 卿之在西京也皆造合花牌以為業不知殿下亦曾
 造之耶公愕然無語頃答曰往時諸子閑散不知

或戲造之歟。縱有焉，亦官爵迫在孤之左者耶。近來國家多事，無復一人為這樣閑事者。必矣。妓拊膝曰：解矣。々々。近來坊間花牌甚之，價亦隨貴。阿爺每嘆之。妾亦不知其故。今者奉承殿下之話，宿疑冰解。夫生之者寡，用之者衆，則牌恒不足，價之貴亦宜哉。滿座皆捏汗于其掌。

士人二個穿錦袴，佩金刀，對飲某樓。酒數行，談及字內，形勢竟論郡縣封建之得失，辨駁移刻而不決。口角吐火，舌頭噴血，酒冷敵爛，而不顧也。數妓侍坐傍，聽而倦。妓起而如廁，一妓從之。相會廊下，甲曰：今日

之客何等痴漢。酒亦不飲，敵亦不食。聒々半日談，不可解事。奴性不喜所謂議論者，聽之則懊惱欲暝。乙頗有氣力，曰：阿姊休悶。奴將歷彼兩痴，乃相携及席。兩個舌戰，猶劇乙進離坐於兩客之間。舉大白而問曰：公等所論果何論。客曰：僕等所論天下之政體。郡縣封建之利害得失，卿等何間焉。乙屬孟曰：公等何謬也。夫郡縣封建之得失，秦漢以來先哲論而無遺。今復何俟。公等奴々之言，哉。妾聞米國有共和之政，極公極明，極正極大。雖唐虞之治，不能過焉。公等宜棄古人糟粕，兩廢郡縣封建之說，而徇共和之美。

矣且夫遊也者最要共和而樂今公等既在酒樓置酒肉而不食擲管絃而不奏空論妄言使妾等向隅催睡可謂之共和而樂耶公等真不知遊者妾將為大統領一振此衰頹之勢請先吸此罰盃於是二客大慚兩首並肯而謝曰謹奉女王殿下之令聞頃日有客贖一妓去余不識其客而識其妓々名阿辰年紀十七八以余眼看之姿色在中等之上技藝在中等之下問其贖金曰七百圓余一驚欲倒夫十餘年間柳橋校書未有獲七百金而從良者也阿辰者後進也揭藉未滿一歲而邂逅于若此豪客可

謂至幸矣而不特阿辰之幸乃亦為柳橋生一片光彩者歟昔阿幸今稱大幸辭五百金之聘于本阿弥氏本阿弥氏慚之擇名聲在阿幸之右者而獲阿金當時人皆稱本阿弥之豪而服阿幸之達以為一美談以今視之五百之聘五百之辭奚足為豪且達乎蓋非人材有軒輕也世態有變移故也方今聲妓位于上等者皆一月所獲緊五六千金比諸往年有霄壤之異妓籍亦蕃殖及二百餘名然擇其精則大半糠粃耳壬戌之夏余與柳春三戲作柳橋二十四番花信評阿金比梅花阿幸比櫻花阿久李花小勝杏花美

代海棠阿紺、桃花阿兼、菊花阿清、牡丹小繁、拒霜阿竹、蓮花菊壽、紫薇梅吉、藤花政吉、燕子花千吉、芍藥阿蓮、水仙小照、躑躅其他、增吉小系、阿常三代、吉阿輕久、吉阿角、阿直亦各比、衆芳而當今存者、唯阿幸菊壽、政吉今稱阿蓮、四人、取阿清、千吉、久吉、三個、既載艷名、于鬼錄、餘皆四散、不知其所在者、亦多、噫、嘻、十年之久、一浮一沈、一枯一榮、豈獨紅裙而已也哉、似輦而非輦、似轎而非轎、乘者仰而踞、推者俯而奔、鐵輪木轆、輾轉作聲、而來者、人力車也、一酒樓上、數妓憑欄而觀、一妓顧左右曰、陋哉、車也、近來此車遍

滿街衢、東輦西轆、叫怪事、往時遊客皆倩、街輿街輿之為物、便而快、輿夫亦健捷、連叫鼓勇、其聲清亮、能使入遊意勃發、真是江戸見之氣象、不似此車醜陋、殆與乞兒、膝行車一轍也、方今客多、捨輿而取車、論其價、取何其鄙也、老妓在側、笑一笑曰、御妙齡、未知氣運之變、往年都內觀、侯伯之往來、儻從如雲、雙槍在前、鞍馬在後、張威、竟華、今則否、單騎奔馳、簡易為風、儉素是尚、却是羨事、聞官家頃日、捨鉅萬金、以造鐵路、將通蒸氣車、蒸氣車之疾、一瞬十里、一刻百里、如橫濱、往還一飯時、限耳、大坂長崎、可一日而至

即漢土天竺亦可三日而達真是所謂妙々車也一
 妓忙問曰天竺可往耶曰然曰然則妾將駕其車遊
 銀河之岸而一觀牽牛織女之會合若何一妓拊其
 背曰休焉卿之美貌往則被牽牛一瞥戀着奴恐織
 女吃醋必建留車柵于烏鵲橋與西國橋一般大笑
 大笑

天心月高樓下鎖樓水面風涼舟子眠舟夜發蕎麥
 鏝鏝之鈴已遠茶飯豆腐黯淡之燈全滅四街寂矣
 狗亦無聲一小樓內醉客在床欲睡不睡欲語不語
 如有懊惱氣一妓悄然端坐于枕頭客向壁吹煙擊

唾壺一擊說出曰月來僕為汝費多少思慮為汝擲
 多少金錢縷々中情亦吐盡明白昨來又託此樓注
 婆懇切說諭而汝不肯汝亦不解事哉何其執拗之
 甚現今天地間不有一人如汝守愚師古者汝若幡
 然換慮則不持汝受了便宜慈萱亦得老境之樂汝
 盍思諸妓俯首而默雙眼堆淚皓齒嚼袖良久而曰
 主公何故注心于醜惡如妾者屢賜懇誨妾豈木石
 也哉寔感公之情荷公之惠奉謝無辭而所以不肯
 奉命者抑亦有故具以告妾雖委身于於泥固不願
 與娼婦同業絃歌賣興以養母耳妾父元武弁食祿

五百父没而兄嗣兄少而勤文武之業略知忠孝之道
 往年之變都下洶々同僚數百皆錯愕失措妾兄
 獨發憤忘食建言於執政者三而不行怵慨之餘遺
 言于妾以託老母與同志之士走東睡百戰不撓竟
 死節于鋒鏑之間爾來親戚奔竄不知所至在朋友亦
 去而不顧妾獨與母處惻々無依邸宅沒于官器什
 殲于賊飢寒日迫而無計可支以妾幼時幸習歌舞
 來此揭籍忍耻賣醜賴諸君之惠以僅衣食于母妾
 今從命定享無涯之福老母亦安送餘生焉雖然獨
 奈沈父兄之名何奈辱祖先之靈何主公幸諒諸言

終一掬紅淚向自家膝上滴々揮來時聞隣猫捕鼠
 々聲送哀其音忡々

滄溟暗處白帆懸知是載柑南紀船此是舊詞曲近

來變其聲新其手以彈之舞之其調促而婉其音佻

而雅輪其兩手而舞蹇其一足而跳亦一奇觀今盛

行于宴席世傳紀文者侵颺渡海鬻南紀之柑以獲

大利漸々貨殖陶朱之富竟冠于大都彼好狹斜之

遊極豪窮奢軼前人而歷後世雖兒童于今識紀文

之名可謂一快男兒矣方今東京商戶無一有氣燄

者可知其產日耗其財日匱雖力飾外面而內情不

者

免疲餒噫亦衰哉而橫濱開港以來商賈與外國互
 市雖有失策破產者而赤手而往三五年間大興其
 家者亦不為少也當今柳橋商而善遊者橫濱之客
 居多後進之妓頗有名聲若阿俊小鳴者亦皆為濱
 人所贖去聞前年濱之一商產傾將鎖戶而去適會
 楮幣之行百方借金以買楮一朝獲利三萬爾後買
 米則米騰買油則油貴當今家產及十萬之上云余
 謂橫濱互市益昌則豪奢之徒亦將益覺冶遊而天
 亦將出如紀文者乎夫亞字英佛之船載百貨陸續
 而來則南紀柑船何復足歌乎何復足舞乎

表子才守硯詩云摩挲不釋相愛憐劇於十五真嬋
 娟凡愛憐二字可下之少婦而不可下之二十以外
 之女然熟于遊練于情者而擁三五二八之了鬢畢
 竟無些風致與弄泥孩兒一般非算年以上稍嘗情
 味之甘酸者則不足與語也今之人或弄孩兒而責
 其不解甘酸或猥以愛憐二字插諸老妓股間可謂
 兩失其道者夫投百文之錢于溝中猶淘乎作聲若
 夫不問其味不認其情徒費財于娼妓者亦有何益
 豈若取彼家中所在金穀器財一併擲之大洋則湮
 然作一大響也彼失金于欺騙之語破產于耽酒之

心者謂之痴漢抑又有人多年往來于花柳之鄉
 裏不蓄一點風流情懷插詐弄術倒奪財於娼妓之
 懷者謂之惡漢痴漢固可笑而惡漢亦可憎也夫痴
 與惡共是過不及可謂善于遊者乎若能執其中于
 痴惡之間而不失其財不醜其名者則是風流場裏
 之盟主吾亦無間然矣

一妓有二狎客一商而一士士人有婦而商家未娶
 妓屬意于商而不能絕好于士頃日決意將從良于
 商一夕與士人酌酒熟將寢妓曰妾蒙君之眷顧久
 矣死生不忘妾欲長執箕帚以事君而妾母不許母

生長于商家不願與士一流結親且君有令配在故國
 縱令妾學紅拂以成其願竊恐銀瓶繩絕玉簪中折
 却是煩君耳賈人某久愛妾每招以侑酒彼未嘗一
 回說妾以枕席之事頃日倩人請母以娶妾母既諾
 焉妾不能拒也妾不忍不請君而去今告以實所以
 不騙君也願君快飲一盃快眠一夕以為永訣君若
 患遊時欠好耦則幸有新妓揭名者嬌艷可愛妾為
 君媒以報恩情君意若何士人艷然作色曰卿曾與
 僕誓在天比翼在地連理僕亦鼓刀以獻誓于神今
 卿背盟食言棄僕以嫁情郎僕何忍默而遺之且僕

心肯之若此，雙刀何若彼？神祇何卿若果往，則僕亦
有策我藩有精兵十大隊，僕將指揮而追卿家若何。
妓曰：君亦無理。妾今賣身以活，妾賣君買，所謂賣物
買品，妾唯君命之從。妾一朝脫籍，則雖賤一家，娘子
也。筭亦隨意嫁，亦隨意自由自在。君何關焉？縱令貴
藩之兵有何十隊將，奈妾何？且各藩所以養兵，豈為
大少參事成私情，張私威而用哉？若兵來而迫妾，
將一走，鳴諸官不知。君之藩雖大，君之兵雖強，安能
得抗王家哉？錦旗一出，亦潰而已。啞然大笑下階而
去。

俚曲詞云：吹兮水，風颺兮箔。多情要見，舫裏客。盛夏
之天，紅日將傾，水色逾綠。長風一道來於南，浪遊舫
數百作隊，向二州水心，驀進來。青々之簾，清冷翻風。
金絃響，音空紅羅映波，使人神爽。氣蘇有出，焦熱地獄
而入，清涼世界之想也。蓋往時遊舫之制，士船着障
市，船着簾，輓近其制，一壞各舫皆廢。簾作障，雪晨鎖
暖風，夕護春，雖似便宜，而青々之簾，清冷翻風之快
不可復得也。去年故抑，槁前泛一一大船，錨而不動。中
設筵，席一割，烹于艙內。如小酒樓，遊客皆繫舟而上，呼
酒命，般酒亦列般，亦羨其船扁曰：抑船，々々之名一。

時鳴于都然舟舫忙于熱而閑于寒秋風颯然抑舫亦廢矣昔者軒轅氏之造舟捐也蓋取諸渙今人造舟也所取不一取諸花取諸月取諸酒食取諸娼妓不知後來別造何樣奇船以供遊戲耶余不得預筮諸今日也

一客坐而待卧而疾燈影欲滅復明酒味似酸又苦予身吊影怏々不樂婢來慰道本日一六各樓盛開衆校書皆忙然折已報成想令罷早晚歸來請暫忍諸客道待久矣肩頭血凝你招按摩師來婢諾而去乍見瞽人及階客道某在此瞽坐客背撲々拍肩軟

々握腕瞽道尊筋頗硬定感時氣徐々解結而可客道國手頃日有新聞耶瞽道無焉江戶亦太衰矣客道何以知之瞽道世人皆道衰亦極矣而奴眼不能視其衰然奴亦有一事以證其衰者客道有何證瞽道奴日出售手每歸家嗅其履必有糞臭乃濯其齒近來嗅履聞臭甚罕想街衢狗矢亦少夫狗口既減人口之減可知也非衰而何客道有理々々瞽道近年此地貓員都俗戲稱聲妓日猫日殖亦賴狗之減耶奴宅四隣皆猫窟聞往年同間左次平者巡四國而為狙方今一坊女兒皆坐而為猫何其術之捷也

奴思コトヲ公亦愛ス猫者聞ク近來猫價頗騰買フ一ツ隻必費ス一圓金ヲ諺曰ク圓金ニ于猫ニ豈不信乎ヤ今日猫之盛可驚ト小貓不論獨算ス大貓有リ一百五十一名試シ以テ一ツ名一日值ス一圓計ス之ヲ一月之金四千五百圓噫亦盛哉ト奴之先師赤シ西シ檢テ校有リ遺訓曰ク神佛不可信ス其道衣食不可擇シ其美親戚勿レ相愛ス朋友勿レ厚交ス夙興夜寐ニ火ニ於テ爪以テ算ス於テ金唯利是貪則一生安樂ナ真是ニ至シ言ハ奴輩不肖不能守ル遺訓ヲ至今赤貪不貯ハ半文錢ヲ人而不若カ猫者每嗅ニ隔壁猫輩所食フ之ヲ饘ノ香ヲ以テ飯ス耳忽聞ク婢自階下報シ道フ令リ罷シ來ル替ヒ忙シ道フ猫話盡ク于此ニ尊シ筋亦頗弛ル速

就レ寢ニ而可ナリ

二少年滿身ノ龍文ヲ悅シ而不帶セ立テ於テ二州橋上倚テ欄ニ臨シ眺ス搞シ下遊舫ヲ蟻聚シ奏シ絲竹ヲ于涼風ニ洗フ盃盤ヲ於清潮ニ真ニ是一區歌吹海甲顧ミ乙道ヲ畜シ生ノ那ノ處ノ怪ノ獸ノ喧シ騷シ擾ス人ヲ當リ今聲ノ妓ノ大ニ行ハ全ク賴ル士ノ人ノ好ム之ヲ甚シ也ト本ノ地ノ溺シ臭シ妓ノ近シ來リ皆テ驕シ傲シ與ニ孺ノ人ノ尊シ姐ノ一ツ般ノ動ス不レ人ノ視ス入リ一ツ所ノ謂フ聲ノ妓ノ聲ノ妓ノ口ノ自ラ說ク歸リ來ル也ト似シ良家ノ子ノ聞ク得テ愕リ了ス到底ニ猫ノ耶ノ描カ耶ノ君ノ休シ道ヲ絞リ深シ浴シ衣モ亦タ是レ客ノ之ノ纏リ頭ヲ訊ク得テ不レ違ハ哩ト乙道置キ諸ノ近シ來リ彼レ等ノ獲ル錢多故ニ奢侈ト為シ風卷シ毛ノ髮上漫ニ插シ黃金ノ釵ノ可レ惜ム可レ惜ム早晚遇フ拐レ兒ノ抽リ了ス醜シ臉上泣ス

那臉蜂見亦不肯螫其態可見甲道否々彼輩鄙吝
 夜歸常徹簪釵供楮生卷而懷之何其黠也乙道汝
 不聞乎去年房八婆開書畫會于中村樓當日諸先
 生皆臨為賓客之盛賀金之夥近來無比人皆稱其
 會曰滅法會豈不妙乎余屢往彼宅未嘗見彼摩墨
 舐毫抹所謂漢字者而為書畫會先生真是不可思
 議妓而為書畫先生者古今希有後來妓而為官員
 者生于世間亦不可測也相視而大笑乍見巡邏兵
 隊整々荷銃叱咤而來兩個匆忙下橋而去
 天寶後聞三千妃嬪非不羨非不麗而明皇獨戀之

于太真者何也蓋傾國絕世之尤物與碩德奇才之
 士一般一生能得撞着幾人耶余歷算十年間所識
 柳橋紅裙其色藝皆相伯仲未見一個佳人一笑百
 媚使多少粉黛無顏色者也然強而求之其中一人
 有為其名曰阿清麗質天成沈靜寡言望之瑩然羨
 玉接之温然春風余初見之友人永芳山之家年紀
 三五余有詩云
 天桃花上露無聲深鎖仙局夢不驚他日劉郎若
 相訪丹唇一笑始相迎
 阿清之名一時傾倒教坊而常苦多病壬戌之秋麻

疹盛行阿清亦病在床數旬竟不起年僅十七芳山
吊之詩云

國色古今相遇稀多情淚盡血沾衣夕陽人吊孤
墳下野菊香殘老蝶飛

余次其韻以哭之

舊情欲說聽人稀淚滴當年舊舞衣借問嫦娥何
處去夢魂長向月中飛

芳山亦隔月而歿噫才子佳人天不假之年真可痛
哉近來老輩中獨有阿園々々少時與阿榮並立雙
美之名久冠于二州往時柳橋妓風與新橋金春諸

地無太異而輓近服飾聲調一變尚清高幽雅其致

不同他方者蓋自一人始為蓋阿園色藝兩全加之
中年故自抑損不驕于客善誘導後進是以人皆賢

之可謂妓中君子也後進中名聲頗鳴者推阿鳥為
首阿鳥中蓄其才而外圓其行事親孝順接人溫淑

未嘗見其發怒于聲色亦良妓也阿園既落籍于客
臘阿鳥亦從良于今春不知方今以阿誰為群芳之

魁乎哉余未得其公論也余昔與竹西坡飲于故柳
橋某樓題詩其壁云

嬌歌侑酒醉高秋無限歡情卻惹愁門柳蕭疎羨

人去他年，追感在此樓。

距今僅七八年而西坡老病流離于北地當時紅裙皆凋落如晨星余亦託餘生於風塵中每過故柳橋仰見老柳樹愴然感舊有桓氏金城之嘆嗚呼遊人多矣其孰同斯感者其孰同斯嘆者

二州繁華之地柳橋狹斜之鄉文士墨客多俗視之然清夜更闌各戶人定之時泛舟水心南望江口北顧墨河則皎月射波金龍忽奔涼風吹衣羽客欲翔漁火數點明滅干綠莎洲外酒燈一穗黯淡於画樓簾內其境華而不俗其景幽而不慘真是三都第一

風流之地况又酒美魚鮮名媛麗姝按絃調舞飄飄宛轉教人神融氣暢以一洗襟懷万縷之愁也若使香山樊川之徒一遊此地必當裁長歌製新詞以贊其勝嗚其奇矣世之俗視之者亦唯見其波相而不認其真耳余曾作二州雜詩數篇今錄其二以為證
絃歌惱殺幾多人此地繁華世絕倫簾影橫樓烟暖々櫓聲近岸水鄰々梅薰羅袖梅川夕柳映金絃柳屋春姊妹新粧爭嫵媚風流誰學李湘真
秦淮山水未嘗遊其勝想當輸二州明月長臨才子宴清風常滿羨人舟送空煙火搖銀漢倚閣涼

衫映白鷗。此際好呼坡老帚。為君一掃十年愁。

余曩昔與晴蓑揚江諸子每會飲于二州。當時所見
女兒年皆十歲。前後蛾眉未知画。鼻涕垂下口端抱。泥
孩蠢然遊戲者。今皆成立。塞紅裳。按金絃。其態度可
見其歌曲可聽。余為之悽然有所感也。夫業精于勤
荒於嬉。昌黎言諸千載之前。蓋媚妓者賤女子也。歌
舞者小技也。然勉勵學之。則數歲而足以養其生矣。
今夫執國之大政者。賜高爵。食大祿。赫赫有權。炎々
有威。而禮教未立于國。德澤未流于民者。何也。非其
人庸劣不勝其職也。因人々樂昇平之澤。偷一日之

安急于舉賢使能。而卻取阿諛之臣。失節之士。矣。是
無他。非不勤于為治。而效擲為風之故耶。當德川氏
之季。世非無雋才卓識之人。而政教頽廢不振者。其
失亦在放擲二字也。夫古今為治者。未有不成立于力
行。而壞于放擲者矣。放乎擲乎。在位君子其戒諸。余
亦放其心。擲其業。漠然不顧者。早晚將乞食于道路。
余有大慙于賤女子也哉。
仙史草此編之際。一客偷讀之。感額攢眉而曰。子之
書無益於世。教而徒罵詈人。作無用之文。以觸世之
怒。子何故為狂愚若此之事也。子其有悔乎。仙史笑

曰吾固無用之人何暇能為有用之事且吾所罵者皆世之風流罪過也而吾之罵人亦是吾之風流罪過也世人若以風流之賤罪吾風流之筆吾將甘服其罪何其辭之且世入孰無風流罪過唯有公之與家之異耳若有一個道學先生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右接唐典左繙明律侃々問々來責吾風流罪過則吾將對之曰君講道學吾好風流唯是半文借債不相及也也不虞君涉吾事何故彼若又曰爾著文章不善讀者無以解意味不佞是嘆記事妄誕而不實不佞是疑吾亦將對曰文之不善無學之故也敢不

乞正記事之不實君其問諸柳橋吾亦何恐之有昔靜軒翁著繁昌記當時幕吏怒其誹謗之語繫翁于獄焚其書鳴其罪竟逐之世笑其吏之勾量偏隘而翁之書猶行于今為且子不聞乎泰西諸國所刻新聞紙者多是誹謗罵詈之言而君主不罪官吏不咎君子不怒小人不怒爭而讀之以博聞見以知警戒為若吾書則亦新聞紙而無用者耳子何慮之過也客默而退出戶而曰療愚無藥

柳橋新誌二編尾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後序

今夏予偶奉職事而在東京一日友人來而示何有
仙史匹著柳橋新誌二編且曰柳橋十年前情態既
盡于初編當今則亦有冷熱易地者故此編以記其
變清君披而知之余喜而一讀其筆力跌宕行文奇
絕加之解頤之論以模寫方今人情若使樂廣潘岳
之徒讀之必將棄其筆硯而却退矐若于車塵之間
也夫仙史者舊友也予具知其為人而今視斯書則
如冒色蕩子然如沈湎冶郎然仙史為而育於儒林
之巢咏於文苑之餌朝翔韓柳之域暮棲歐蘇之壻

既而伸翼於九萬里之天者若此著則亦大鵬之一
 羽鷲鷲之一翰也耶子賦性尪弱加之有嚴父之訛
 戒足不蹈市街之間若繁華地方耳聞其情態而已
 今賴仙史之著而得知其槩略是亦非藉鵬鷲之羽
 翰以為其遊觀乎曩者仙史嘗題霸廷廳壁曰君看
 千載上二卵棄干城其恍惚可想也既而幡然改途
 著諧諢如此書以自適其猶孫臆則足而說兵司馬
 遷係獄而著史之類乎於是有感于仙史之心而題
 區之秀言者誰東鄙之狂生桂閣子也
 辛未芒種後八日書于江東龍涎窩于時芍藥盛開

風香滿簾

清泉白石山人筠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治七年第二月刻成

京橋銀聖三丁目

發售書肆 山城屋政吉

